

夏夜与蚊

朱永明(江苏)

夏夜最深的寂静里，总嵌着一缕细若游丝的嗡声。

扰人眠的从不是暑热，而是这若断若续的声响。它专挑人将睡未睡时潜入，贴着耳廓盘旋，似一缕细丝，拉扯飘摇神志。方才阳台落座纳凉，转瞬肌肤便落下几点红痕。

这份痒钻骨藏刺，挠则痒意蔓延，忍则心神焦灼。待到忍无可忍抓破皮肤，灼痛感袭来，纷乱心绪反倒瞬时平复。一物至微，却能牵绊人心、拉长长夜。古人早有体察，庄子言：“蚊虻嚼肤，则通昔不寐矣”。两千余年世事更迭，山河变迁，人与蚊虫的周旋从未断绝，无数夏夜，皆伴着这缕嗡声缓缓流逝。

乡野的蚊子，从不独行——暮色一至，便结阵而行。黄昏垂落，蚊虫自稻田、塘泽集结升空，黑压压漫过原野，如同流动的墨色。旧时乡间无驱蚊产品，乡人顺应天时，借草木安夏，母亲亦是如此。端午前后，田埂艾草繁盛，清气凛冽。母亲晨起割艾草，捆束倒挂屋檐阴干。夏夜纳凉，取干艾拧成绳辫，点燃端头，青白烟气袅袅升腾，清苦草木香弥漫堂屋。烟气化作无形屏障，隔开蚊蚋，一家人围坐灯下吃饭闲谈，夏夜朴素安稳。

下班走出写字楼，暑气仍在地面蒸腾，但夕阳已失了正午的凶蛮，变得温厚起来，将行人的影子拉得又斜又长。我在这座城市生活已近三年，日日从这扇玻璃门进出，竟头一回驻足，认真打量起黄昏。天际的云被烧成橘红色，边缘镶着金，像一块化得恰到好处太妃糖——甜意从视觉里渗出来，一直淌到心底。

我沿着林荫道慢走，脚步比早晨松弛了许多。路边有位老人摇着蒲扇，身旁小凳上摆着青花瓷碗，碗里是刚切好的西瓜，红瓤黑子，在暮色里格外鲜亮。几个孩子拍着皮球跑过，汗津津的小脸上挂着肆无忌惮的笑。这寻常景致，此刻看来竟带着某种珍贵的意味——像是生活特意留给晚归人的甜头，藏在白昼的忙碌与黑夜的沉寂之间。

菜市场正是热闹的时候。青菜上还带着水珠，西红柿饱满得像要滴出汁来。卖豆腐的大嫂用闽南话招呼我：“少年家，今日的豆花嫩得很，带一碗回去？”我笑笑点头。接过塑料碗时，指尖触到温热的甜香，是红糖姜汁的味道。这甜不是汹涌的，是细水长流的——像小时候外婆在灶台边熬糖水，整个院子都浸在那种暖融融的香气里。

再往前走，有家花店把剩的花草摆到门口贱卖。老板娘是个年轻姑娘，正低头修剪玫瑰的刺。夕阳穿过她的发梢，在墙上投下温柔的影子。“十块钱三把。”她抬头冲我笑，“带回去插瓶，能开好些天呢。”我挑了一束白色满天星——细碎的花朵聚在一起，像一捧被晚霞染过的雪。

暮色在缓缓流淌，我带着花香和下班后的松弛，经过每天回家都必走的一座天桥，站在天桥中央，整座城市都在脚下铺展开来——车流汇成光的河，远处的写字楼渐次亮起灯火。忽然想起二十岁那年，也是这样的黄昏，我拖着行李箱初到这个城市，在天桥上迷了路。那时候的晚霞也是这样烧着，可心里是慌的，觉得这绚烂都与我无关。如今再站在这儿，竟能从这喧嚣里品出一丝安稳的甜——原来日子是要用年月去浸泡的，像茶叶在沸水里慢慢舒展，苦涩终会回甘。

推开出租屋的门，先把满天星插进玻璃瓶，注上清水。晚风从窗户溜进来，吹得细碎的花轻轻摇晃。我捧起那碗温热的豆花，舀一勺送进嘴里——姜汁的辛辣过后是绵长的甜。窗外最后一抹霞光正从天际隐去，路灯次第亮了，把梧桐叶的影子投在墙上，像一幅淡墨画。

这个黄昏，我忽然懂得了古人所说的“人间有味是清欢”。那些甜从不在远处——在商贩的吆喝声里，在陌生人善意的笑容里，在绿植新发的嫩芽上，在晚风送来的栀子花香中。它们太细碎了，碎得像光里的尘埃，非得在这样从容的黄昏才看得分明。而一个二十六七岁的少年，终于学会了在这些微小的甜里，辨认生活原本的模样。

日子还长，晚风正轻——且把这一刻的甘甜含在口中，慢慢咽下。

夏日黄昏

钟一鸣(广东)

投稿邮箱: 763358734@qq.com
总第 214 期

偶有小虫莽撞冲破烟幕，即刻迷失方向，跌落在黄泥地上，细足徒劳屈伸。油灯微光之下，小虫双翼透亮。少时心性顽劣，抬脚碾下，一声轻响，心底生出浅薄快意。年岁渐长方才知晓，那不过是少年未经世事的轻妄。

一檐艾烟，安顿岁岁长夏。悬在梁下的枯艾，风干草木，也封存一代人质朴温热的乡土光阴。

迁居城里，我第一次见到盘式蚊香。

香盘蜷如蜗壳，星火引燃，火痕缓缓游走，灰烬簌簌落下，恰似流逝光阴。相较艾草天然温润的香气，蚊香火气重、气味呛鼻，却胜在简便高效——睡前燃上一盘，便可换一夜安眠。

读陆游《熏蚊》：“泽国故多蚊，乘夜吁可怪。举扇不能却，燔艾取一快。”不觉莞尔。千年之前，江南溽热，诗人饱受蚊扰，挥扇无用，终究焚艾驱蚊。风月不改，烦忧相通，区区蚊虫，悄然缝合古今夏夜，连通相隔千载的人间心绪。

城里蚊虫习性大变，褪去乡野聚众的莽撞，变得孤僻狡黠，昼隐夜出，无孔不入。早年居于一楼，庭院花木繁茂，恰好成了蚊虫栖身之地。暮色四合，小虫循缝隙入户，无处不在。文豪尚且束手

无策，凡人囿于细碎烦忧，本是世间常态——一念通透，烦闷自消。

人到中年，弃用蚊香，重拾老式纱帐安度夏夜。

一袭素白纱帐，如云覆榻，细细掖合四角，方寸卧榻自成安稳结界。帐外蚊鸣焦灼，声声不息，却隔不得半分清静。世间安稳，有时不过一层薄纱的距离。

纱帐之用，不止驱蚊。夏夜空调寒凉刺骨，穿过细密纱网，戾气消解，凉意变得柔和，一如母亲掌心的温度。少时听母亲说，蚊帐是人第二层皮肤，彼时懵懂不解。历经浮沉方才醒悟：它隔绝外物侵扰，却不割裂四时风物——风月寒暑照旧通透入内，让人自保其身，亦不负人间四时。

静听夏夜蚊鸣，难免思忖：世间微物，存在皆有因缘。

若无蚊虫扰人，便无端午刈艾的乡俗，无蚊香、纱帐这般寻常风物；华夏文脉，也会遗失陆游的羁夜之叹、欧阳修的风物笔墨，以及刘禹锡“我躯七尺尔如芒”的自嘲。至微小虫，无意之间，留

一抹藏蓝护田城

孙成君 李新苗(四川)

大巴山南麓的开江县，素有“巴山平原”“中国田城”的美誉。万顷良田铺展连绵碧浪，宝石湖一池碧水倒映长空，千年古刹金山寺的钟声悠悠回荡，穿过朝暮四季。春日荷塘叠翠、秋时稻浪飘香，湖光山色交织成一幅温润悠然的田园长卷。而这幅山水画卷最动人的底色，是穿梭在街巷、湖畔、田间那一身藏蓝警服。

自那以后，小杨的执勤口袋常年备着糖果，只为安抚惊慌失措的走失孩童。荷花节三天，百余名民辅警全员在岗——停车场、观景平台、湖面巡逻艇、高空无人机构建起全方位防护网络。游客举着相机定格荷塘盛景，偶尔将镜头对准笔直伫立的执勤民警，他们总会腼腆地侧过身，笑着劝游客多拍荷花。当地群众看在眼里，由衷感慨：藏蓝身影，远比荷塘风光更动人。

午后的宝石湖畔，民警小张护送八旬老兵胡大爷重访故土。老人年轻时曾守护这片川东乡土，常年在外定居，晚年执意回乡再看一眼故土山河。望着碧波浩渺的湖面，老人骤然间淌下热泪，连连感慨家乡风光变美，社会治安也愈发安稳。散步途中，老人询问小张三年从警的真切感受，小张坦言，守着一湖碧水、护着一方百姓，内心格外踏实。老人拍着他的手背缓缓说道：“踏实，便是人这一生最大的福气。”这句话被小张认真写进工作日记——从前他一心盼着侦破大案、立下功绩，如今方才读懂：让每一位田城百姓心安无忧，便是基层民警最高的荣光。

一城藏蓝 共赴田城崭新征程

成达万高铁开江南站施工现场，工程机械昼夜轰鸣。这座取“开”字造

在千年文字褶皱里。

放大大时光来看，人与蚊虫千年相持，是一卷极简的共生史。先民燃艾顺天，今人垂帐自守——我们从对抗驱赶，慢慢学会避让相容。声声蚊鸣里，藏着农耕时代的草木智慧，藏着市井人间的细碎烟火，更藏着世人亘古不变、渴求心安的朴素期许。

夜色沉谧，晚风清浅。

点一盘无烟蚊香，沏清茶一盏，静坐窗前。蚊鸣缠绕耳畔，成为夏夜恒定底色。历经世事，早已褪去执拗：不必非要驱除所有烦扰，坦然接纳，便是自洽。

四时本无圆满——盛夏有清风明月，亦有暑热蚊扰；生活有顺遂欢喜，亦有细碎缺憾。正是这不完美，撑起时节肌理，成全人间真实。

腿间再起痒意，指尖轻拂，默然失笑。这一点微痒，是肉身感知世界的凭据：感官鲜活，心神清明，方能体察风月、烟火、烦扰，真切立身凡尘。

盛夏短暂，时序轮转，蝉声会歇，暑气会散，蚊鸣终将随秋风隐退。人与蚊虫，皆是夏夜过客——相逢暗夜，互为见证，对峙半生，终生出几分平和。

世人所求安宁，从不是周遭一尘不染，而是耳畔有喧嚣，心底守纪律；人生圆满，从来不是剔除全部烦恼，而是接纳参差百态，和解俗世琐碎。

香烟火熄，长夜将阑，天光欲启。岁岁夏夜往复，烦扰生生不息。我们于烟火细碎里包容微末，于尘世喧嚣里守住本心，便是此生最好的修心。

型、近八千平方米的车站，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重要交通节点，通车后将彻底打通开江对外快速通道，小城即将迈入全新高铁时代。治安民警老刘带队开展当日第三次工地巡防，手电光束扫过林立钢筋、坑洼路基，逐处排查施工安全隐患。

包工头老李与老刘早已熟稔。老刘递上一沓反光贴，叮嘱工人贴在手推车上，规避夜间施工视线盲区风险。老李发自内心的谢道：“有你们日日巡查值守，我们施工干活心里踏实，高铁顺利通车，你们公安功不可没。”老刘笑着摆手，道出双向奔赴的初心：“你们筑路兴业，我们守护平安——所有人都在为田城更好的明天努力。”

夜里十点，永兴派出所的老魏整理完全天接处警记录，抬眼望向窗外。万家灯火错落铺满整片田城，金山寺的轮廓静立月色之下，荷塘晚风轻拂莲叶，宝石湖面倒映满城灯火，宛若满地碎银。二十年前刚入警时，师傅的叮嘱依旧清晰：“穿上这身警服，便是一辈子的责任——不求百姓记住我们的姓名，只求大家看见我们，就能心生安稳。”

这份岁月静好从不会凭空而来——是无数民辅警熬过无数深夜和黎明，日复一日开展巡逻、值守、安保、矛盾调解，一针一线编织而成。他们同样牵挂家中等候的父母、盼着自己回家吃饭的孩子，却始终选择坚守在田城的每一处街巷湖畔。

开江独有的甜，藏在脆嫩甘蔗、鲜香板鸭、肥美小龙虾的烟火风味里，更藏在不分昼夜亮起的警灯、风雨无阻奔赴一线的藏蓝身影中。万顷良田藏千年古韵，一城藏蓝护四季安宁。任凭时代流转，城市变迁，那抹让人安心的蓝色，永远伫立在田城百姓回首可见的地方，岁岁相伴，守护不息。

盛夏有寸凉

欧兢兢(浙江)

的阳光尽数挡在外面。阳光钻过叶缝，落在地面碎成晃动的光斑；风穿过枝叶，带来沙沙轻响——树下的风干净清爽，没有半分灼人的温度。

老人搬把竹椅坐在树下，慢悠悠地摇着蒲扇，闲话邻里家常；孩童光着脚追逐打闹，跑累了就倚着树干歇息。老树静立了一年又一年，不声不响为来往路人遮挡骄阳。它撑开的不只是一片阴凉，更是浮躁生活里可供停靠的港湾。人奔波久了容易心浮气躁，如同盛夏被烈日烘烤——寻一处树荫静坐片刻，便能慢慢沉下心来，明白世间万事不必急于求成，总有一隅温柔容人缓一缓脚步。

夏日最清润的凉意，藏在骤雨过后的晚风里。白日闷得人喘不过气，云层慢慢压低，空气裹着潮湿水汽——一场夏雨说来就来。雨点细细密密敲在屋檐、窗台、梧桐叶上，淅淅沥沥，洗去大地积攒了整日的热气与尘土，笼得天地一片朦胧水汽。

伏天纪事(组诗)

王连生(陕西)

老井

老井是大地
留给伏天的一枚瞳孔
水桶沉下去
捉上来一截冰凉的黄昏

苔藓在石缝里写诗
只有弯腰的人才能读懂
那湿漉漉的平凡

母亲把西瓜浸进去，再捞出来时
刀锋劈开的不是果肉
是一整个夏天的甜与静

蒲扇

风不是从扇子里来的
是从母亲手腕的弧度里长出来的

一下，两下，把蝉鸣扇成碎银
把星光扇成细沙
把童年的汗扇成地鬓角的霜

后来我学会了用空调
用精确到0.5度的凉
却始终调不出那种不确定的温柔

原来有些风，只吹向
愿意为你慢下来的人

萤火

它们不是星
是夜在草叶上漏出的针脚
提着灯，缝补被晒裂的伤口
光很轻，轻得像一句
没说出口的晚安
却足够让迷路的梦
在叶脉上找到回家的路

父亲说，萤火虫是
庄稼人夜里点的灯
照不亮整条田埂
但够看清脚下有没有路

我忽然明白，所谓诗意
不过是有人
在滚烫的日子里替你守着一寸不肯熄灭的微光

蝉蛻

壳还挂在枝头
像一件被脱下的旧衣裳
里面是空的
却比任何饱满的果实
更接近真实

我们何尝不是
在某个酷热的午后
把怯懦、未说出口的痛
留在树干上
然后赤身走进更热的水面

原来所谓成长
不过是把软肋站成铠甲
把一声嘶鸣活成自己的回声

诗骨

胡群轶(北京)

横刀踏月，乘风入云
踏遍青雾山野，走过朱阁层楼
心无牵挂，独自来一场山海行游
阅尽千古风流
未尝半杯醇香，心已酣醉
卧漫卷长风之间
任尘嚣催促，不愿醒来

不与世俗同流，让心清欢
也不愿轻易清醒
抛却古今，栖身山野
揽清风入怀，远离烦扰
任满腔诗意漫涌如潮
漫过山川，漫过田野
一寸寸，长出节节风骨

观水

俞敏林(江苏)

你也曾为这方塘塘驻足
流云揉碎波光，俯身看水
层层涟漪打捞重叠的影子
借晚风编织成网
借暮色网住相拥的弧度
摇曳的残菱和蝉鸣漫过岸边
无数行人从眼前掠过
我们走远，又暗自向彼此靠近
伸出指尖，触碰心灵最柔软的褶皱
水面如镜，荡开一个绵长的伏夏
我用什么编织成网
又该用什么收容奔涌的暗流

似春似冬的雨

郑于春(湖北)

这季节，有春日温煦
这天气，带深冬冷冽
清晨的雾一片迷蒙
街灯披上了层层暮色
转瞬之间
恍若走过人生四季
我在半春半冬的小城
淋一场又暖又寒的雨

吟怀

梁焕群(广东省海丰县公平镇第四小学)

半生风雨付吟诗，欲取芳名畚未迟。
壮志将酬灯下立，半劳自有笔端知。